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

刁克利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最新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

刁克利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 / 刁克利主编.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10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4050-6

I. ①翻… II. ①刁… III. ①翻译学—研究方法—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H05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74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367 千字

定价:3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

“翻译与翻译研究”项目的支持

序 言

近年来,我国外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翻译”。翻译和翻译教学越来越受到教育部领导和社会的关注。2011年11月初,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指出,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大举措,我国高校要“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的翻译名家。”这大概是在教育部正式下发的文件中,第一次把翻译提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对于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从事翻译实务的教师和翻译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

然而,社会公众,特别是媒体对于我国翻译作品的评价就不那么乐观了,压倒多数的意见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社推出的翻译作品质量不佳:一方面是出版社急于求成,没有为译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更有部分译者急功近利,翻译过程中一味地赶进度,粗制滥造,漏译误译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把原作的不同译本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简单处理一下,这种剽窃来的译文不仅风格不一,质量也无法保证,完全丧失了翻译的原创性。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进入 21 世纪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把“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始招收翻译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从 2006 年起,一些院校的外国语学院陆续建立了独立的翻译系,到 2011 年底,全国有翻译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已达到 42 所。但是,由于翻译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仍是学术型的,而翻译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又难以达到高水平、专业化翻译的职业要求,因此,2006 年下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我作为专家组的组长,带领一批外语界的专家对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进行可行性研究。正是在专家组论证的基础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 2007 年初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 15 家试点单位;2009 年初,学位办组织专家组进校考察,对照“MTI 新增试点培养单位申报条件”进行审核,又新增了 25 家试点单位;2010 年经过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审理,再次批准了 118 家;到 2011 年底,试点单位的总数已增至 159。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已成为我国 39 个专业学位中发展最快的一个。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为我国职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超常的发展速度确实也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担忧,因为从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大跃进”或一哄而起的许多事情往往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就在翻译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的过程中,外语界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不恰当地强调翻译教学的特殊性、独立性,极力淡化外语教学与翻译的关系,有人甚至想把翻译与外语教学彻底割裂开来,希望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把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平起平坐”。

其实,对于我国外语教育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中国正规的外语教学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标志是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洋务派大臣恭亲王奕訢在1861年的一个奏折上写道：“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由此可见，创建京师同文馆的初衷就是培养外语翻译人才。

创建之初，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1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不久，译学馆又脱离了京师大学堂，改由学部大臣管辖。

京师同文馆在创建初期仅开设了外文和中文两门课。1867年扩大规模后的京师同文馆把学制定为8年，并从第二年起，将翻译作为主要课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文学院外国语文系课程草案中，把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和翻译外国语的能力，使其成为翻译干部、外语师资及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才”。“文革”之后，教育部在1978年下发的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综合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的4年制教学计划中，首次把“译”列入学生必须熟练准确掌握的语言技能之一。而教育部于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更是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每项技能在本科4年教学的每个阶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虽然，翻译学在今后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不是我们今天能够预料得到的，但是，从对我国外语教学历史的这段简短回顾中不难看出：(1)培养翻译一直是我国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2)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一直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两个结论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编写《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这本书的初衷上。

《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是一本针对翻译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偏重学术研究，主要使用对象是外国语学院或翻译学院(系)的高

年级学生或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国内出版的同类图书常常走两个极端：要么偏重外来翻译理论的引进，缺乏翻译实践的分析和研究；要么以翻译技巧和具体翻译方法的讲解为主，理论深度不够。《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的特点是打通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力争做到理论的讲解由浅入深，自成体系，有理论深度，又兼顾翻译的实践，从分析翻译实践引出对基础理论的讲解，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既可以做翻译学科的入门教材，又可以指导学生深入研究，开阔学术视野。

本书各章节的作者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一线教师；全国各地高校的翻译学研究名家和翻译界的知名人士。正是这两支写作队伍的有机结合，才使这本书成为国内同类教材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何康' (He Ka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1年12月28日于北京

本书作者名单：

- 第一讲 单德兴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所长,《欧美研究》主编)
- 第二讲 郭军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三讲 刘军平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四讲 蔡新乐
(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五讲 姜秋霞(兰州城市大学副校长,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平(《中国翻译》执行主编)
- 第六讲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七讲 刁克利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八讲 郭庆民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九讲 庞建荣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十讲 杨敏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十一讲 江晓丽

-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十二讲 田育英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第十三讲 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十四讲 龙艳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 第十五讲 朱源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十六讲 李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十七讲 李铭敬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第十八讲 郭昱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 第十九讲 曾轶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第二十讲 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 第二十一讲 王维东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目 录

序 言(何其莘)

- 上 编 翻译与理论研究 /1
- 第一讲 翻译与译者的角色 /3
- 第二讲 翻译与“翻译者的任务” /23
- 第三讲 翻译与翻译理论流派 /41
- 第四讲 翻译与翻译本体论 /68
- 第五讲 翻译与翻译实证研究 /84
- 第六讲 翻译与翻译规范 /101
- 中 编 翻译与跨学科研究 /123
- 第七讲 翻译与译者生态研究 /125
- 第八讲 翻译与语篇分析 /144
- 第九讲 翻译与语用学 /168
- 第十讲 翻译与法律英语 /186
- 第十一讲 翻译与自主学习 /206
- 第十二讲 翻译与“词块”理论 /223
- 第十三讲 翻译与心理学 /249
- 第十四讲 翻译与诗歌研究 /268

- 下 编 翻译与文化研究 /299
- 第十五讲 翻译与译论比较 /301
 - 第十六讲 翻译与西方名著汉译 /321
 - 第十七讲 翻译与中国典籍传播 /345
 - 第十八讲 翻译与中国古典小说英译 /373
 - 第十九讲 翻译与英诗译作接受 /393
 - 第二十讲 翻译与宗教文化 /415
 - 第二十一讲 翻译与译文审订 /436
- 后 记(刁克利) /458

上 编 翻译与理论研究

第一讲 翻译与译者的角色^①

导读

在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和移转中，译者一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昔日对译者的观感及论证偏向消极、被动、负面，以致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经常不是被斥为行事“太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隐形人。然而，译者的地位果真如此不堪？本文旨在以理论与实务来印证，译者其实扮演着相当积极、主动、正面的角色，而译者在代表/再现原作（者）的同时，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全讲共分四节：第一节指出有必要针对意大利名谚“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加以“翻译”、“反逆”；第二节从欧美翻译理论的角度切入，并进一步指出翻译涉及违逆、追溯、预测等三个面向；第三节分述译者的不同角色：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掩盖者、能动者/反间者、重置者/取代者、脉络化者、甚至双重脉络化者；第四节以一则异事/译事为例，说明译者/舌人的重要地位，以及译作既是译者存在的最佳证明，也印证了他的诸种角色。

^① 本讲主要内容曾以“译者的角色”为题，收录于笔者《翻译与脉络》（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一、翻译与反逆

英文的“translate”来自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递”，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动，仿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而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国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成长繁衍。梵文的“*anuvad*”意指：“在……之后说或再说，藉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saying after or again, repeating by way of explanation, explanatory repetition or reiteration with corroboration or illustration, explanatory reference to anything already said.”）^①此处着重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②中国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文献记载，如《礼记·王制》提及：“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③因此，“译”原指专事北方之通译。许慎《说文解字》把“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④类似的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更暗示了我们/他们，中心/边缘（中土/四方），文明/野蛮（华夏/蛮夷）之辨。由“*translatus*”、“*anuvad*”与“译”的涵义，可以看出其

① Susan Bassnett, Harish Trivedi, “Introduction: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9.

② 巧合的是，此处的说法正符合英文中“after”的二意：“在……之后”和“依照……方式”。因此，“to say after”便意味着此行动在时间上是“后来的”、“延迟的”，在方式上则是“学舌”、“依样画葫芦”。

③ 郑玄注：《礼记》，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第11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2页。

中涉及空间性、时间性、分野、阶序与高下。那么居中的译者之地位与角色又是如何呢？

以往对译者的看法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一般的说法是，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服侍着两位个性迥异、要求不同的主人(serving two masters)，因此往往陷入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的窘境。而译者所从事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a thankless job”)：优点与荣耀尽归于作者，缺失与遗憾则全归咎于译者；译文的措词与句法若太像原文，虽有可能被赞为忠实，但更可能被说成生硬不通、食“外”不化的直译、硬译甚至死译；反之，译文若太像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般流畅通顺，则会遭到质疑过度迁就本国语文，而牺牲了原文的特色以及可能丰富标的语言的机会。这也就是翻译中亘古存在的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naturalization)之争。总之，翻译若“过”，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更糟的是，“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言殊，而且可由原文(译出语)与译文(译入语)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译者就成了语文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象，而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种怀疑、敌视、贬斥的说法，也就如影随形，挥之不